

便箋



2021年7月號

勞工組織者的精神健康：

由「我」轉向「我們」；由「現在」轉向「未來」

陳家偉先生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

一般基督徒了解末世論是講及世界末日。在那日，上主對惡人可佈的審判及對好人的榮耀祝福。但是，神學家對末世論的了解卻是另一回事。末世論強調「終末時刻」(Eschaton)。“Eschaton”這字是指個人或群體面對上主的呼召、審判及拯救時，人或群體如何回應上主。這不是關心那未來的末日，而是關心此時此刻的「我」如何面對上主。

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，終末論有一範式的轉變。終末論又從此時此刻「回到『未來』」。它講及上主的國度如何引導我們現在的生活。過去，我們的眼光聚焦在我們的現在，如何達致我們的未來，但現在，卻是對未來天國的盼望，如何引導我們的現在邁向未來，如何朝著天國全面的展現而進發。

事實上，這兩種末世論的看法，表達出勞工運動兩種截然不同的策略及生活方式，而這又跟勞工組織者的精神健康有著密切關係。

去年夏天，我聽到內地一位年青勞工組織者患上憂鬱症。同工的機構立即請了一位精神健康導師，為機構所有同工提供精神健康的培訓。在過去三年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香港及內地一直推動精神健康的工作。我們確信精神健康是人整全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份，沒有精神健康，就沒有全人健康。

為何這年青同工會患上憂鬱症？內地機構同工分享其中一個原因，可能因為在疫情期間，醫院探訪做不到，活動也沒法進行。大家都不知可做什麼。同工更說，

即使政府政治管控那麼嚴，他們還可以做些工作，但疫情卻令他們工作差不多全面停頓。過去同工們覺得自己工作十分有意義，即使面對政治困難，仍滿有幹勁，但疫情卻叫他們不知如何是好，沒有工作，失去意義。每天好像只是浪費時間。最後，整個團隊一人離去，一人患上憂鬱症。政治困難沒有打倒他們，但疫情卻將他們擊倒。當然政治困難仍是令很多內地團體受到限制。在今天，內地及香港的勞工組織者面對嚴峻的政治壓制，不少人被迫放緩，甚至停止他們的工作。

在嚴峻的政治環境，在疫情仍然困難的時候，「我可以做什麼？」是今天香港及內地勞工團體的組織者常問的問題。這個問題是應該問的。但這問題強調的是「我」，「『我』可以做什麼？」、「『我』如何可以改變現時情況？」這些問題也強調「此時此刻」的問題，是「現在」的事。這些問題背後令人憂慮的是，如果「我」今天不能做任何事情，那未來不就是沒有改變嗎？這樣的想法是舊的末世觀念。

今天不做事，明天就沒有事情發生。這當然不真，世界還在轉動，但這問題反映在此時此刻，我們如何看待自己。我們習慣以做到什麼，成就什麼來看自己。這是我們今天常向捐款者的報告內容。我們會寫我們做了很多事，有改變多少。這一切都在說明我們的工作有多重要，我們組織的存在有多重要。

沒有了這些，我們好像什麼都沒有。這當然不真。但在我們心深處，我們卻是相信這種說法。在這種壓力，就算沒有政治打壓或疫情，我們的精神狀態也會十分緊張，隨時會出事。政治打壓或疫情只是將情況加劇而已。

新的末世觀念將我們的注意由「我」轉向勞工運動的遠大景像。這是我們參與勞工運動的夢想。我們參與勞工運動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這夢想，就是工人的全面解放。

這樣的夢想提醒我們，這夢想遠遠比我們偉大，比我們的勞工組織偉大，比我們整個團隊偉大，甚至比我們的捐款者偉大。沒有一個勞工團體可以單獨完成這夢想及使命。我們都需要夥伴。這裡的核心不再是「我」，而是「別人」。我們需要別人的幫助。他們可能不是我們的團隊，可能不在勞工界內，也可能不在教會內，但我們都可以跟他們合作。而且，只要我們願意尋找，我們會發現，他們其實離我們不遠，是我們可以找到的。

在工委會有關職業病的工作中，我們常要跟不同的人合作。我們需要律師處理職業病的訴訟；我們需要醫護人員幫助職業病者的醫療及康復；我們需要化學專家幫助我們預防工人化學品中毒；我們也需要結構工程的專家了解違章建築物的安全問題。因為工人的福祉，我們需要不同人的協助，所以我們必須將網絡擴大，並慢慢織造我們的網絡。在政治困難及疫情的今天，我們首要需要做的是跟不同

界別及社群建立網絡。這些工作，不容易，但重要；不容易量度及在工作報告中交待，但對於我們的工作是十分關鍵，是幫助我們邁向那偉大的夢想。

新的末世觀念強調天國的理想主導我們今天的生命，如何從今天的生活逐步邁向天國全面的展現。這對勞工運動也是如此。工人全面的解放成為我們勞工運動的遠象，引導我們今天如何為這夢想實現而努力。我們不再聚焦在「我」身上，而是「我們」，是「我們」如何一起為偉大夢想的實現而一齊努力。最後，我們發現群體及團結是防止及醫治精神困擾的最佳良藥，因為在群體中，你發現你不需要，也不會是獨自承擔一切責任。你一個人沒法獨自完成那偉大夢想，你需要夥伴。那我們要問的不再是「我可以做什麼？」，而是「我們一起可以成就什麼？」。

我衷心期望在勞工運動的朋友們，能夠成為擁有偉大夢想及美好網絡的勞工組織者。上主昔日為以利亞預備夥伴，我也深信今天我們身邊會有夥伴的。在這困難的時期，我們不需獨自承擔一切，而是我們可以共同合作，彼此扶持，繼續為勞工全面的解放這夢想而齊心努力。

便箋



2021 年 7 月號

清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

(馬太福音 5:8)

阿彤 (鄒幸彤)：

轉眼你已還柙將快一個月了。相信 7 月 30 日的審訊還不是真正的審訊，你很大機會還會有一段頗長時間在還柙當中。從各方的消息及最近在法庭見到你，你狀態還是很不錯。這是我感到欣慰的。

在很多香港人心中，你是一位民主戰士，但在我心中，你仍是一位勞工運動戰士，是我在勞工運動的好戰友。從你第一天參與勞工運動開始，我們就認識，但卻沒怎樣共事過。但是，我一直很喜歡跟你的相遇。你是一個「清心的人」，簡單、愛惡分明、不心存詭詐、對社群的美好充滿嚮往。

「清心」是心思、心境的美，對世界的繽紛而歡樂、對人間的悲苦而難過。直率而不修飾，能和人同樂同悲，心裡懷抱對美好前景的盼望。用聖經的話：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」(林前 13:7)。我確信你就是一個如此「清心」的人。

你是英華女校的畢業生，從你身上，我清楚感受英華女校校歌 (School Hymn) 的說話：「即此惠語即此愛忱 即此善行即此慈意」。你就是如此正直真摯、對受苦的人心裡感到難過悲苦、對社會的美好充滿熱情。

我說你是勞工運動的戰士，因為你打從心裡就想為工人，為社會無權無勢的人打不平。我不會說你是女俠，但你卻默默去支持你所遇到的工人。我相信這也是你最後選擇以大律師為終身職業的原因。

你的學術背景，本來可以令你在社會上享受豐裕的生活。A-Level 成績優異，劍橋大學收錄為本科學生，並一直在那裡唸到博士班。你可以安穩成為一個學者，卻因汶川大地震，你決心回流香港，成為一個勞工組織者。

幾年後，你考取律師資格，卻沒想過要當較好「錢」途的律師，只一心去做收入不太穩定，處理訟訴的大律師。每次見到你，問及你接了多少案件，你總說接到的案件，不是法援的案件，就是都不知可以收多少錢的人權案件。

每次見到你，穿著簡單，不會怎樣化妝打扮。你本可好好靠自己學歷爬上社會較高的階層，但你寧願每天為人權、為正義、為那被打壓的人權人士、工人或無權無勢的人奔走。我確信，在你心中，你憧憬著香港這城市美好的未來，你憧憬著中國這國家人民幸福的生活。這份別人看來可能是簡單而愚蠢，但卻是你的清心和善良，在這世界裡，可能很微小，卻必然是清澈人心的一道清泉。

事實上，因著你對法律工作的投入，兩位的內地同事不是因此也受到你的影響，自己研修法律，今天在內地成為律師嗎？你對人的影響不是容易見到，但確實存在。

阿彤：你和我本來都是做後面支援的人。你不熱衷於名利，默默工作。今天，你卻被逼走到前線，因理想而身陷囹圄。我心裡難過。

但是我確信你這樣清心而純真的人是有福的。我完全了解，你現在的處境不能說有福氣，但我確信，你會見到上主，你會看見祂對你的恩典，你會經歷祂對你的照顧，因我確信上主和我們一齊悲苦，一同快樂。

你今天失去自由更顯得你那清心的光彩、那正直的光輝。讓我改寫你母校英華女校另一校歌 (School Song) 的歌詞來共勉：

幸彤 幸彤 既輝耀於山丘 爾諸生其作光而無休
幸彤 幸彤 既同學而力修 為爾主使功業之永留

為你的生命而驕傲，也為你的生命向上主感恩。

能和你同工，心裡歡欣。

你的朋友陳家偉
2021年7月28日